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32
12 August 1999

CHINESE

第八三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9年8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吉列尔莫·恩里克·冈萨雷斯先生(阿根廷)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832 次全体会议开幕。

大家知道，我的尊敬的同事和朋友，加拿大大使马克·莫赫先生很快将要离任，因为加拿大当局召回他另有重用。莫赫大使是四年来到这里的，当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正进入最后阶段，而他给我们的审议工作注入了引人瞩目的活力，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正在谈判当中的问题具有渊博的知识，有严格的逻辑性，而且还表现在他具备弥合对立观点的特殊才能。他作为“核禁试特设委员会”框架中的“现场观察主席之友”作出的个人贡献证明了上述能力。为了促使关于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谈判的开始，他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此，他终于在去年被任命为为此目的成立的委员会主席。他对裁军谈判会议作出的孜孜不倦的奉献已在他提出的许多提案中得到证明，这些提案的目的都是为了就裁谈会的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肯定地说，当我说我们会真心想念他时我是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我祝愿你，莫赫大使，和你的家人取得成功，这是你当之无愧的，而且我肯定，你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将会一如既往，继续取得成功。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以下国家的代表：肯尼亚、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突尼斯、加拿大、新西兰、巴西、古巴、芬兰、日本、南非、孟加拉国、土耳其、斯洛文尼亚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基普科里·阿利·阿扎德·拉纳大使发言。

拉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已要求对扩充裁谈会成员问题简要发表意见。但是首先，我想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感谢，感谢你努力指导会议工作，并感谢你在这个特别困难的时刻为一项工作计划努力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我还想说，我赞成尊敬的印度大使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 21 国集团所作的发言，对五个新近被接纳的成员表示欢迎。肯尼亚和裁谈会其他代表团一起，热烈欢迎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来到我们中间。在各大陆集团和商业集团的支持下，肯尼亚已经与其中多数国家，尤其是某些国家保持紧密联系。

在这次成员扩充之后对席位重新进行了安排，现在坐在我国代表团的一边是哈萨克斯坦，另一边是马来西亚。因此，我们可能成为它们肯定会给这个论坛带来的新能量放射的第一受益者——或受害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为通过接纳五个新成员的决定花费的时间这么长。我国代表团

坚持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对那些愿意加入并参与其活动的国家开放。只有这样，裁谈会才能改变它已经树立的只是一个专门卖弄学问，激烈争辩和交流抽象概念的论坛的形象。

关于进一步扩充成员的问题，某些人士坚持认为，扩充成员会给会议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例如会减慢或阻碍谈判的进展。不过，经验已经证明，裁谈会在缔结条约或通过决定方面的工作成功或进展与否，并不单纯取决于成员多少，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各成员国灵活的政治处置权，而这对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是至关重要的，另处还有善意，从实质上处理裁谈会议程上所有问题，其中包括敏感问题。

例如眼下，裁谈会仍然未能就今年的一项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我们仍然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而作的种种努力至今尚未奏效。因此，裁谈会有可能以这种相当低的调子结束今年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并不是成员多少的问题。倒是由于有些代表团缺乏真诚处理裁谈会议程上所有问题的意愿的缘故。事实上，不论成员多寡，缺乏妥协精神和良好意愿，裁谈会仍将会陷入困境。

因此，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那些仍在就目前有争议问题进行磋商的代表团加快进程，以便使裁谈会走出目前的僵局。

请允许我，主席先生，跟你一起向加拿大的莫赫大使话别。我向他表示我的最美好的祝愿，并祝他今后事事成功，像你一样，我们大家都将会难忘他的贡献——英明而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主席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厄瓜多尔代表路易斯·加列戈斯-奇里沃加大使发言。

加列戈斯-奇里沃加先生（厄瓜多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联合国的时候，战争的灾难和对消除灾难的重要历史意义的普遍认识，使得本组织创始国把裁军和减缓军备竞赛问题列入本组织议程的最优先地位。所有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在签署《联合国宪章》时都作出了同样的承诺。裁军并不是某种高谈论的手段，也不是一种毫无困难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机制。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国家购买武器并相互对峙是由于问题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由于甚至连那些本身卷入争端的人都常常不能充分理解的争端的后果，或者是由于反映具有根深

蒂固的历史根源利益的因素。不过，尽管人类集团之间总是存在争端，看来这种争端是自有人类的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而且常理认为这种冲突在今后人与人之间会继续存在，但是国际社会还是在吸取了我们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灭绝人性的惨痛教训之后，商定了一项合理的原则：争端只应用和平方法解决，只有在极端的自卫情况下才可以酌情诉诸战争。

人类历史是用某种方法记述在出现重大分歧和对峙以后人们是如何设法就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的，只是为了说明，要把这类原则付诸实践，他们还得作出类似或更大的努力。联合国及其在裁军领域中的工作十分清楚地证明了人类的这种动力。在签署了《旧金山宪章》以及签署了《人权宣言》——使人们想起另一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之后，我们发现，为了使其任务具体落实，我们面临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正像任何漫长的道路一样，如果人们想到达某个地方，就须充满干劲尽早出发。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社会可用以把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原则付诸实践一个工具。它能使我们能够以更不同的方式，更大的活力沿着非暴力，容忍和冷静的道路前进。

厄瓜多尔希望再次对裁军谈判会议表示感谢，因为裁谈会一致决定接纳一个新兴拉丁美洲国家加入它的行列。在我6月24日的发言中，我向你们大家转达了我国对目前摆在裁谈会面前的所有问题所采取立场的指导原则。厄瓜多尔高兴地发现，这些指导方针与其他兄弟国家的相似，在这些指导方针的指导下，我们打算遵循裁谈会今后即将遵循的道路，我们希望这条道路将带领我逐步走向和平和博爱的目标，缓和紧张局势，有效限制战争手段。建设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并不是碰运气的结果。如果不去坚持不懈地努力制止军备集结和战争暴力，暴力是不会消失的。裁军只能是人类精神和理智的自觉的结果。

我国坚定不移地、热情地为裁谈会的工作作出贡献。如果我们把它的宗旨不仅仅看成是实现无暴力世界的关键，而且还看成是为千百万人提供安全和发展的工具，那么裁谈会的工作就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集体安全原则没有失去它的生命力。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各国的安全不仅限于物质安全这一重要问题，物质安全是为了避免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武器带来的灾难。安全还有一个重要性体现在发展方面，它的影响涉及到全人类。厄瓜多尔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技术和专门活动上，但是不应看不见其努力的最终范围。换言之，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一旦出现僵局，最终受到影响的是集体安全目标和各国的发展。

在裁谈会内，厄瓜多尔将首先通过 21 国集团协调其立场。昨天，我国被该集团接纳。我们能参加一个我国与其有共同立场并与其成员已经有很长的外交关系史的集团真是不胜荣幸。这使得我们有义务通过 21 国集团为本会议的活动作出贡献，该集团当然不会取消厄瓜多尔的开放精神和与裁谈会中其他集团和国家合作的意愿。厄瓜多尔把裁谈会的所有成员都看作合作伙伴，共同承担着重大责任，这就是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几代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家庭的幸福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要向裁谈会重申，厄瓜多尔对一致决定接纳我国和其他四个国家加入这一论坛表示感谢。我们认为该项决定反映了裁谈会在与各国有关的国际事务中奉行各国的代表性和参与性的原则。代表性和参与性是建设一个民主的国际制度的根本。厄瓜多尔特别重视上述要素，它们与真正实现国际机构工作中的效率和效能概念并不矛盾，相反，对它是至关重要的。

成员多少不一定是效能大小的标志。有些国际机构成员很少，却长期毫无效率。诚然，效能建立在有效程序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意愿，尤其是如果没有促进某个组织的工作的政治意思，什么程序都是没有用的。在这一点上，关于联合国的座右铭——大意是：会员国让它成为什么，它就成为什么；会员国允许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完全适用于裁军谈判会议。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功和局限性最终取决于组成的国家。裁谈会议程得以有效实施，不排斥任何议题，优先考虑对国际最为重要的问题。这种成功说到底是我们所有已成为本论坛成员的国家们的成功。

厄瓜多尔认为，它被裁军谈判会议接纳在某种意义上是它在裁军领域所采取的坚定政策的结果，它曾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区域机构和双边范围都表明了这一政策。我国对成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一个缔约国深感自傲，因为条约开创了一种新的看待和从事世界核裁军问题的方法。它本身也同样与不结盟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早在 20 多年前就已经加入该运动，而该运动是作为一种对冷战的特征——政治 - 意识形态对峙的反应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厄瓜多尔对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裁军的国际承诺的这些例证，还体现在厄瓜多尔在对待其自己的特殊问题时所采取的对外政策之中。去年，厄瓜多尔与秘鲁共和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这些协定使一场起源于十九世纪并已多次导致两国同胞间形成武装对抗的争端终于以和平和商议的办法得以结束。厄瓜多尔人民和政府的决心明确表现在支持争端的最后解决办法，还表现在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因此，厄瓜多尔政府明确证明了它对和平解决办法的好处的信任，也明确证明了它对建立一种国际集体安全的气候的信心，这种安全不是基于

军事非对峙，而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

厄瓜多尔渴望协同裁军谈判会议其他成员促进把我们大家带到这个论坛的目标。它们将始终发现我国是一个有建设性精神的成员，它有实干热情，有决心不排除任何能够通向一个更加安全，更加高度发达和更加宽容和友好的世界的道路。

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向那些促使厄瓜多尔得以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表示感谢。许多人以一种建设性精神工作，并表现了友好的姿态——对此我将永远牢记在心——从而使这一进程能得出成功的结局。我要重申我国代表团上星期在这间会议室里说过的话，并要对与厄瓜多尔一起加入的四个国家的常驻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以及你们大家正式表示感谢。尤其要对你，主席先生，正式表示感谢，我对你的敬业精神和对和平事业的献身精神表示赞赏。我不胜荣幸，能成为厄瓜多尔第一个在本会议室担任这一职务的大使，并能向大家证明，厄瓜多尔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深信，裁军谈判会议的和平谈判机制将摒弃使用毁灭和死亡的手段。

最后，我想对你对莫赫大使的赞誉表示赞同，并祝愿他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取得成功。

主席：感谢厄瓜多尔代表的发言和对本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努尔兰·翁扎诺夫先生发言。

翁扎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首先，我要对决定接纳哈萨克斯坦成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成员表示衷心感谢。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对我国在裁军以及加强和平与安全领域所作出的积极努力的承认。我特别要对本会议现任主席冈萨雷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个人对促进扩充裁谈会成员问题及其积极结果所作出的贡献，我还要对其他代表团的支持表示感谢。

哈萨克斯坦在它于 1993 年 12 月作为一个无核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就证明了它对使世界消除核武器事业的献身精神。在 1995 年 4 月把最后一枚核弹头从其领土上撤走并于 1995 年 5 月 31 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基地销毁其余核设施之后，哈萨克斯坦成为继南非之后第二个自动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鉴于尽一切可能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的需要，哈萨克斯坦于 1996 年签署了《全面禁试条约》。我国为提高监测《全面禁试条约》规定遵守情况的效能一直在作出切实的贡献。已开始着手重新装备哈萨克斯坦地震站作为全球监测网的一部分，以便能够测定几千公里以外的地下活动的位置。过去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基地是一个独特的试验场地，那里目前正在着手利用其基础设施研制监测核爆炸的方法，

并正在《全面禁试条约》组织的爆炸方案范围内准备设备，以用于正在试验基地进行的校正目的。

我想指出，目前加强全体安全机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多边性，也就是有重点的、经过商定的多边努力，合作的道路，寻求共同办法和相互可接受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独特的有关重大问题的多边谈判论坛，裁谈会的活动使它能够采取与下列方面有关的措施：不扩散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裁军和防止军备竞赛。

哈萨克斯坦赞成通过《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不论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履行承诺来逐步持续进行核裁军。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应当是控制裂变材料生产。从不扩散立场来看，世界各地大量储存的浓缩铀和浓缩钚，以及销毁核弹头所产生的大量裂变材料是一种威胁。因此，哈萨克斯坦赞成裁谈会着手开始谈判，以使就禁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裂变材料缔结一项条约。

无核国家有理由提出安全保证问题，并有权希望得到法律确认的安全保证。在这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完全同意以下观点：安全保证措施应当对国际文书具有法律约束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项可行手段可能是，通过一项安全保证措施议定书，作为条约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防止任何区域发生破坏稳定的武器积累或大量武器涌入任何国家，必须增强军备的透明度。在这一点上，哈萨克斯坦赞成限制国际军火贸易，因为这一问题正在趋于日益尖锐。尽管军售不是引起冲突的首要项目，但是它们确实助长了冲突。这一点从现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所有区域性冲突中都可以看出。我们认为，本机构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创建一个国际机制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机制可以基于常规武器登记，其中包括缔约国提交的关于其武器进出口数据、本国生产情况的数据以及在这一方面的政策。

最后，我向你保证，哈萨克斯坦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裁军谈判会议的有效工作。

主席：我感谢哈萨克斯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马来西亚代表阿哈默德·杰兹里·穆罕默德·乔哈尔先生发言。

杰兹里先生(马来西亚)：这是我国代表团在你担任主席时的第一次发言，所以请接受我的再一次衷心祝贺：在你主持会议下，第 CD/1588 号决定获得了通过，从而使我国代表

团取得了成员资格。我国大使去贝鲁特参加一个会议，所以他让我转达对你和裁谈会全体员工的衷心感谢和最美好的祝愿。我国代表团也愿跟你一起向马克·莫赫大使阁下话别，并对他的下一次任务表示最好的祝愿。

像几乎所有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在上星期的全体会议上沉浸在极大的惊喜中。因此，我们希望借今天的机会正式表明我国代表团对裁谈会全体员工的感谢，感谢他们最终设法通过了裁谈会关于扩大接纳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五个新成员的决定。我们也向你，主席先生，以及裁谈会保证给予全力合作，以实现裁军谈判会议的共同目标。我们要强调一点，马来西亚很重视裁谈会作为有关裁军问题的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论坛的持久作用和意义，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持、加强并促进这一论坛。我国代表团保证竭尽全力帮助裁谈会重新获得信誉，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使这个世界成为这一代人和以后几代人的更加和平和安全的地方。

接纳这五名新成员是在解决扩充裁谈会问题上向前迈出的一步。我们还有 21 个国家已经提出申请，要求成为裁谈会的成员。作为主权国家，这些请求和今后的所有请求都不应当被置于不知可否，而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并给予应有的考虑。它们应当受到重视，并应得到裁谈会的正式答复。裁谈会议事规则第 2 条规定：“将每隔一定时间对裁谈会成员资格进行审查”。这项规则中的过程和程序没有得到阐明，其模棱两可的地方应当得以讨论和纠正。

我国代表团仍然记得在把一项指定一名负责扩充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决定纳入裁谈会年度工作计划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去年的特别协调员，瑞士的埃尔温·霍弗大使阁下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且证明，尽管有些成员明显缺乏处理扩充裁谈会成员问题的兴趣，但他能够凭他的才干和能力说服裁谈会，因此使这次临时小规模扩充得以实现。并不是没有困难，只是付出了大量的奉献和努力。我希望提请注意载于 CD/PV.807 的霍弗大使的报告，报告说，裁谈会应当处理尚未完成的扩充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表示它支持进一步扩充裁谈会成员。

我国代表团本来也希望在裁谈会有明确方向时加入的。我们将进一步请求裁谈会找到一个解决其目前僵局的办法。应当在过渡期间进行磋商，以确保下一届会议不浪费时间浪费在程序问题上。裁谈会还应当从它的不利处境中接受教训：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程序问题而难以真正实行灵活性，不要尽说些没有意义的话。裁军谈判会议的成立是有宗旨和目的的，不应当听任其无所作为。所有成员，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有义务实现裁谈会的事业。

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应当利用并考虑到其成员的资源、经验和想法，以及代表国际社

会的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和决议。它还可以考虑到各有关组织所表示的观点。应当不遗余力，不应当浪费时间。我相信，裁谈会像我国代表团一样，也迫切希望着手进行裁谈会的实际工作。

令人沮丧的是，自从 1996 年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开始以来，裁谈会一直未能着手开展实际工作。事实上，裁谈会现在应当承认，今年的实质性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因为 1999 年届会第三部分只剩下四个星期。显然，裁谈会面临这一困难的直接原因是它的程序问题障碍，裁谈会应当认真给予一定重视，以解决这一问题。

重要的是，应当克服过去两三年(如果我的把今年算上的话)中的僵局可能已经给裁谈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裁谈会应当对其工作方法、决策过程以及可能影响其效率的体制安排的某些方面进行处理，为自己找到一张清晰的道路图和一个可靠的指南针，以便引导多边谈判过程在冷战后时代前进。它必须有紧迫感，并承诺取得具体成果。它必须改进其决策方法，并加强其基本的形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办法。我国代表团相信，裁谈会全体成员在调整改进裁谈会工作方法过程中定会发挥集体智慧和创造性。

主席：我感谢马来西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卡迈勒·莫尔雅内大使发言。

莫尔雅内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显然我是第一次发言，所以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突尼斯代表团祝贺你担任主席，并祝愿你在裁谈会年度届会这个决定性阶段所付出的努力全部取得成功。我还要向裁谈会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及其副手本斯梅尔先生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乐意协助以及他们始终没法推动裁谈会工作的精神。

我想说，我国对成为裁谈会一名正式成员感到骄傲并深感满意。我国在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后感到满意的同时希望说明，自从它 1982 年叩敲裁谈会大门以来已经忍受一个很长时间的等待了。为此，我国代表团要对所有决定接纳这五个国家成为这一机构的成员国表示最热烈的谢忱和感激之情。同时，我要特意对霍弗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作为裁谈会成员扩充问题特别协调员所作出的不懈和值得称颂的努力，由于他的努力，使得裁谈会在接纳了这组新成员以后其普遍性得以增强。

突尼斯希望所有已经申请加入裁谈会的国家都被接纳，不论其申请日期先后。长期以

来，突尼斯一直在就成员扩充问题进行的非正式磋商方面与它们进行合作并与它们协调努力，现在作为裁谈会的一名正式成员，它将继续努力以满足它们的正当要求。

自从它获得独立，尤其是1987年在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总统领导下进行变革以来，突尼斯一直把其大部分预算经费用于人的发展，把用于其军事能力的拨款减少到保证其国防需要的最低限度。此外，我国也像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一样，始终对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感到严重关切。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一直调拨大量资金用于增加其军事力量而损害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此它深感遗憾。由于有这种关切，所以我国显然对全球裁军以及旨在实现裁军目的的谈判进程表示关心。突尼斯申请加入裁军谈判会议并不是想提高自身的名望，而是想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就是为裁谈会的目标作出适当贡献。

随着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增加，一些成员国对裁谈会的工作效率及其成员能否有效参与其工作开始表示关切。尽管我们理解这种心情，但是我国代表团还是想强调：这种考虑不论多么切合实际，都不应当损害今后可能申请加入裁谈会的其他国家。重要的是多边体系的可信性，这种制度基于国与国之间的民主和平等原则。不过，我们同意以下意见：今后应当制定规定有关裁谈会接纳新成员的次数和安排的适当规则，以免裁谈会的正当运行受到任何阻碍。总之，除去所有这种考虑以外，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加强普遍性是增加裁谈会的影响力并加强其对国际公众舆论的影响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一点应当被它的所有成员铭记在心。

我重申我们保证与你，主席先生，通力合作，同时，我要借此机会向另外四个与我们一起加入裁谈会的新成员表示祝贺，最后，请允许我向莫赫大使致意，祝愿他在今后的职务中事事成功。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马克·莫赫大使发言。

莫赫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能够在阿根廷担任主席，尤其是由你，我的好朋友和好同事担任本主席的全体会议上发言，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大的乐事。当然，我在日内瓦这段时间的最积极的成果之一是加拿大与阿根廷之间以及我们两个团队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对此我表示赞赏。我还要感谢你在这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所说的赞誉的话。我特别欢迎提到的是严格逻辑性，而不是刻板的观念，我希望我今天在这里所发表的看法不会加强后一种

看法或观念。要对裁军谈判会议上所有那些在最近几天和几个星期中对我和我为促进这次会议所作的努力作出极高评价的人表示感谢。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赞同某些观念，向大家话别，并对诸位的前程致以我衷心的最美好的祝愿。首先，我想谈一谈观念。

我在裁谈会任职的这段时间既得到了高回报，也受到严重挫折。在我的头 18 个月中，主要挑战是结束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谈判，并确保该条约通过纽约和日内瓦的程序得以成功出台。说回报，显然是看到在我们前同仁，德国的沃尔夫冈·霍夫曼的卓越领导下，全面核禁试条约组织在维也纳得以成立。显然，我的强烈希望是在各国首都以及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第一次第十四条第(2)款会议上采取有力步骤，以确保该条约尽早生效。

《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有利有弊，它是紧跟在《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以及 1995 年达成的就一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开始谈判的协议之后进行的，它确实是裁谈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可以取得什么成果，但在存在必要的政治意愿的条件下甚至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这种观念是值得强调的——我们始终应当记住，政治意愿可以影响条件；我们决不应当让条件支配我们的命运。只要我们想采取行动，我们就能采取行动。以害怕“滑坡”或者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拒绝向前迈步，不论听起来多么头头是道，都必须遭到有力的反对，而且肯定必须在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对协商一致意见掌握着控制权的论坛上加以反对。

这就是看来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由于缺乏意愿，或者由于揣测为推动裁军而诚心诚意地努力倒成为其他地方事件的抵押品，而无法继续进一步进行实质性工作。这就是我被派到这里工作期间令人沮丧的一面。正是这种失望——我相信普遍都有同感——应当促使我们回想起并重申裁谈会赖以存在并为之存在的前提。我们决不该遇到挫折就气馁，遇到失败就放弃，这不应当是一种选择。例如，我就从来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说什么我们目前的这种僵局就是承认裁谈会所讨论的都是离题的空话，或者说裁谈会越来越没有用处了。但是，这种状况以及这种状况所带来的挫败感，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重大挑战。

如何面对这一挑战？以我的观点来看，成立裁谈会的根本前提是确信促进和实现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措施是复杂而全面的努力的至关重要的方面，目的是加强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安全并确保全人类的安全。它们本身并不是抽象的——或者甚至说得更糟的是天真的——目的，而是关键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努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那些安全目标。无论国家

间的国际安全还是人类安全，都决不能靠某些国家所控制的绝对军备优势，也不能靠无休止获得更多的外来能力和/或过量的武器。修昔底德在许多世纪以前曾经写道：“强势者尽可能多地索取，弱势者只能同意所开出的条件。”这并不是真正安全的一种公式，现在，正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千年，技术的迅速和普遍进步使得我们大家都变得越来越脆弱易受伤害时尤其是如此。全人类的安全仍然是一个需要共同努力的共同目标。“共同负责、合作和共同行动”应当成为我们在裁谈会中的祷文。

而且有些积极的行动我们是可以采取的。在过去四年中，裁谈会一直表现得相当谦恭有礼，因为加拿大在这一方面详尽提出了它的具体想法。今天没有必要再对这一话题进行回顾。但是正如我最近几天对我们目前的僵局所反省的那样，一系列问题已经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首先是核裁军。难道核裁军不仍然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永久感兴趣的全球优先考虑的问题吗？如何才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实事求是的方式反映这个全球优先问题和那些所有人永久感兴趣的问题？难道裁军谈判会议中的实质性讨论不是这样一种方式吗？当然，拒绝对话或仅仅谈论如何谈判是不够的。也不能把有控制的娱乐活动改成为不使大家空闲而人为安排不必要的活动。对这种讨论有什么正当保留意见？它们能得到有效解决吗？我最近有机会参加了蒙特雷学院在德文举办的研讨会，与裁谈会一些成员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审查。我仍然由衷认为，这些问题是能够而且应当正确得以解决的。

第二，裂变材料生产。为什么很难根据四年前早就一致商定的框架和任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难道裁谈会的谈判进程没有为我们大家提供适当的和足够的手段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并处理我们的各种令人关切的问题吗？难道不能通过一项由有关国家执行的更广泛的行动纲领来有效处理普遍的上下文考虑意见吗？而我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我们3月份的发言详述了这一观点。

第三，外层空间无武器化。难道即将发生的——而且确实越来越有可能的——外层空间武器化不会对各国的易受害性以及安全产生影响吗？我们的理解是没有一个国家的现行政策是赞成外层空间武器化（与军事用途相对照）的，这种理解对吗？如果是对的话，难道我们不该现在就采取行动来加强安全，以防止出现这种事态，而不是等待已得到既得利益的政治 - 军事 - 技术 - 工业力量的出现吗？难道我们不能利用集中谈判向这一目的前进吗？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开始形成；当然，拨给发展军事力量的资金越来越多。我们不

应当满足于安慰性的理由，说什么我们的恐慌被夸大了，因为传统的“军备竞赛”不会发生。现实情况是，任何认为其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都必然会作出某种形式的反应，很可能会推迟裁军、军备控制和其他领域的不扩散努力，并引起和激起对安全问题的更大忧虑。仍然，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行动。

最后，常规武器或轻兵器。难道没有日益认识到轻兵器给安全带来的挑战和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吗？难道全球一级和区域一级没有为回应这种认识而采取行动吗？裁谈会不也应当作出回应吗？裁谈会也能够对这一领域的全球和区域努力作出战略贡献。我希望为此提出新的主张和新的倡议。

现在，我为我再次向这个尊严的机构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表示歉意！这是我的缺点，为此我常常受到批评。但这是一个可以集中人们思想的有效办法。所有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挑战：裁谈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加强国际和人类安全？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进而实现这一目标？这两个基本挑战是可以战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避免另一个挑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该处理一个问题。人们总是能够找到不采取行动的借口。当然，以下论点应当受到有力驳斥：不应当在一个具体领域进行工作，因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今后可能就别无选择了。如果曾经打算把这样一种办法作为一项规则，我们现在还会有《生物与毒素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试条约》等重要协定中的任何一项吗？182个无核武器国家还会加入现在已无限期延长的《不扩散条约》本身，从而无限期承诺不发展或获得核武器吗？加拿大向自己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就包括在我们在这个机构中对一项有效可行的工作计划的看法之中。裁谈会可以作出回答：首先，它应当是一个老练并持续审议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即核裁军问题的论坛；其次，它应当根据我们优先考虑的安全需要就建设性多边协定进行谈判。

这么做当然并没有超过裁谈会的能力，但应当把它的能力进一步从我们的陈旧的分组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由于国际社会变得更为复杂，更加多面性，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议题分组对我们的议程是一项更具有建设性的办法。难道本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对核裁军采取切合实际的行动吗？如果赞成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做出安排并照着去做呢？在即将进入下一个千年之际，我们还继续让我们在这个论坛中的安全利益集团实际上停留在“西方”、“东方”和“21国”集团的分组结构上，这岂不太奇怪了吗！实质、战略乃至战术上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但我们肯定应当拆除阻隔在我们之间的旧壁垒，因为这些壁垒反映了一个不复存

在的世界。而且我们应当对我们国际社会中其他愿为我们的工作做出直接贡献的成员表示欢迎；当然，这项受到不必要拖延的接纳我们五个新成员——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的决定尤其受到欢迎。

有效利用裁谈会能力这一主题是我这篇告别辞中最基本、也是最棘手的部分。在我即将离任时，我希望对归根结底裁谈会所拥有的最大实力——也就是裁谈会高素的成员表示衷心赞扬。能与这么多值得尊敬的同事——大使和顾问——一起工作，并有机会领略他们就许多我们集体处理的棘手问题如此有效地宣传他们的观点和立场的能力，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和荣幸。史蒂夫·莱多格、格里戈里·别尔坚尼科夫、穆尼尔·察兰、雅各布·塞莱比和沙祖康，他们都作出过特殊和持久贡献，现在他们虽然已经离任，但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的。阿伦德哈蒂·高斯尤其值得一提，我钦佩她在受到责难时所表现的风度和力量。我的“同洲老乡”安东尼奥·德·伊卡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最值得尊敬和赞赏。穆尼尔·阿克拉姆在过去四年中一贯表现的对知识的苛求、雄辩的口才以及充沛的精力确实超凡。可以提到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尤其包括我的所有西方集团中的同事，我和加拿大小组曾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紧密的合作。我想强调，能与你们大家共事是极大的荣幸和快乐。

我还要对我们的秘书长弗拉蒂米尔·彼德罗夫斯基先生和他的代表阿卜杜勒卡德尔·本斯梅尔先生以及我们的极其敬业和公正的秘书处全体成员特别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合作和他们的支持。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加拿大在漫长的《全面禁试条约》进程中也许有更充分的机会从中获得裨益。为此，我们的感激之情也更加真诚。

最后，我要在全体会议上公开表示谢忱，并借此机会为我的富有忍耐力的和宽容厚道的加拿大伙伴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深表感激，否则是不公平的。他们所有人——从唐·辛莱一直到阿瓦尔德·毕晓普、马克·格劳塞和马克·维德里凯尔——都一贯表现出极高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素质。我对他们所有人都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感谢。

我在裁谈会的四年任期就要结束了。我能代表我的国家在这个重要机构工作是一种极大的荣幸。我非常喜欢这座“多边外交研究生院”的职业挑战。我所体验的特殊人际关系也同样不无裨益。最后，我把奥托·冯·俾斯麦的话稍微作了意译，他说：“（外交官）的任务是倾听上帝走过历史的脚步声，当上帝走过时试图抓住上帝外衣的后下摆。”祝愿裁谈会听到脚步声，并抓住后下摆！我祝愿本机构和诸位前程似锦。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重要发言。我确信，你今天的讲话将继续有助于裁谈会考虑我们的工作，虽然你人即将离开这里，可是你的话语将久久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将会带着极大的好感和深深的敬意永远记住你。我现在请新西兰代表克莱夫·皮尔逊大使发言。

皮尔逊先生（新西兰）：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以来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转达新西兰对你担任主席的热烈祝贺。我还要对莫赫大使及其家人的将来表示我由衷的最美好的祝愿。

主席先生，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继续努力，以便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仍然希望这一目的证明今年有可能实现，同时，我们还认为它也会在 2000 年带着我们继续前进。尽管我们也对制定一项综合计划的愿望表示赞赏，但对今年又一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深感失望：因为这些时间本来是可以有效地用在裂变材料谈判上的。

新西兰并不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认为裁谈会陷入无法从事工作的危机之中。但是，如果过了今年仍然没有行动的话，我们也许会那么认为的。有些说我们的活动应对这种受这个机构本身支配的局面负责，说这种活的人也许很省力。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责任明确地落在本会议所有成员身上。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赞成最近东京论坛参加者提出的要求：“中止”我们的行动直至我们能够从事有目的工作。这么做将会自拆台脚并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的。

新西兰决心为发挥本会议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合法作用而努力。我们不反对它必须以协商一致方式进行谈判。但是早就应对我们的工作程序作一次认真审查，现在则到了不审查不行了。可能真是那些不足之处最终决定裁谈会今后的信誉性和我们从事工作的能力。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上星期得以作出一项扩充我们的成员的决定。新西兰从一开始就乐意支持特别协调员的提议。我们期待着与这五个代表团合作。不过，新西兰认为这个机构的成员资格应当是普遍性的。在一个负责裁军谈判，而且不言而喻这些文书应当得到普遍遵守的机构。却不能确保尽可能广泛地参与这一进程，那么这个机构对我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也认为只有一项标准适用于裁谈会的成员资格，那就是对裁军作出一种承诺：不能再多，不能再少。

主席：我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塞尔索·阿莫林大使发言。

阿莫林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跟你一起向莫赫大使致欢送词。他今天发表的见解让我这个新成员看到了我过去没赶上的事，以及我们大家今后将会惦念的东西。

我今天发言是想正式表示，巴西政府对裁谈会能在最后一次届会上，在你的干练的领导下，就接纳五个新成员即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加入其行列通过的決定感到满意。

作为一个在裁军、安全及其他领域中致力于多边主义的代表国，我们欢迎这一决定，认为它是一项非常积极的步骤，将有助于使这一论坛更具代表性，更加民主化，并可能更加有效。我们认为，目前的国际格局只能得益于在联合国领导下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强化的多边框架，在这一方面，我们最终已经达成一致的均衡扩充裁谈会成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发展。

我们确信，裁谈会的五个新成员完全能够通过它们对所在地区内外的和平做出坚定承诺，以及它们对联合国的裁军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的积极参与，使我们的辩论更加丰富多彩，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新的活力。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南美洲人，我要向厄瓜多尔代表团致以兄弟般的祝贺。厄瓜多尔在几年前曾主持了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它是《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制度的共同参约国，是一个新近树立了一个历史性榜样的国家，它在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了双边争端，从而加强了我们这个地域的和平事业。我只想说，我之所以特别高兴，是因为在我们上次扩充裁谈会成员时，我曾借此机会评论说，只有两个拉美国家被接纳为成员，我们这个区域因为它的和平而正在受到惩罚。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正。

我们与所有新成员在提高对裁军事务的国际认识水平的重要性上有着共同的历史观点，我们为强调这句话特别适用了“核裁军”是恰当的。

不论是双边还是在多边基础上，我们都为能够加强我们与裁谈会五个新成员的协调以便朝着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向前进而感到高兴。我们期待着与它们中现已加入 21 国集团的新成员密切合作。作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新议程”联盟的一个成员，我们高兴地指出，由于爱尔兰被裁谈会接纳，使得该集团的全体成员现已全部成为裁谈会的正式成员。

主席先生，我发言主要是想对新成员致上述欢迎词。但是，正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对裁谈会不能取得进展感到沮丧，尽管各位主席，包括登卜里大使和你本人——只提一下最后两位主席——已经竭尽了努力。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与我们各国在千年之交所宣称的目标和世界人在期望从我们这儿得到的信号是完全矛盾的。我们可以感到侥幸的是，虽然普遍的公众舆论十分了解裁军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与核裁军相关的议题，幸好它们对于本机构的工作是否活跃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否则公众舆论很快就会开始提出质疑：投入了人力与物力而无明显成果的做法是否合适？不过，我并没有悲观。这并不是裁谈会在审议过程中第一次经历僵局，即使是“危机”——你可以选择另一个措词——有其自己的特点，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同样能够走出这次危机。我们呼吁那些仍然不愿意显示灵活性的成员为了我们的长远目标而认真反思一下这种工作陷入瘫痪的事实。我们对新成员的最好欢迎将是制定出一个它们能够参与的工作计划，我肯定它们是渴望参与的。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卡洛斯·阿马特·福雷斯大使发言。

阿马特·福雷斯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和裁谈会本届会议期间在你之前担任主席的几位尊敬的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为达成一项工作计划并使本论坛摆脱目前僵局所作出的重要的和建设性的努力。我个人促请你继续努力，并保证你将会得到古巴代表团的坚定支持。古巴代表团像本会议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希望裁谈会将能够履行其职能与宗旨，不要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即要求我们做出紧急努力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今天上午要求发言是想就扩充裁谈会成员问题，特别是就上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接纳厄瓜多尔、马来西亚、突尼斯、哈萨克斯坦和爱尔兰这五个国家加入裁谈会的第 CD/1588 号决定发表意见。

我代表古巴政府，并以个人名义，向这五个国家的大使或代表表示祝贺，并通过你请他们向他们各自政府转达我们的欢迎以及我们为能在这个重要的多边论坛中以合作和建设性方式一起工作表示最好的祝愿。同时，允许我希望这项新近通过的决定将对促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起到推动作用，并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机会，以便与这五个新成员共同承担国际社会期待我们进行的、特别注重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这一目标的多边裁军条约谈判的艰

巨工作。

我想再简要谈一下我国代表团对在裁军谈判会议框架内处理扩充成员问题的希望。古巴准备接受并欢迎根据一项包括将在国际裁军议程上找到的现有各种优先考虑问题在内的完整和平衡的工作计划，任命一名该问题的特别协调员。我们认为，这一特别协调员的职务范围不仅仅限于研究是否增加裁谈会的成员，而且还应包括一个认真而充分的协商和分析的过程，从而使它能够就有关问题得出经过求证的结论，例如现行裁谈会成员资格以及裁谈会是否真正能够对目前的需要和方案作出回应；裁谈会的组成是否真正体现在不同的地区集团之间以及地区集团内部平等和有代表性的地域分配；在牢记裁谈会起到突出的谈判作用的同时，提供机会探索如何客观评估什么才是裁谈会真正的最佳组成问题。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必须考虑加入裁谈会的成员资格的标准问题，必须确保它有效发挥作用。我的国家目前正在就上述问题仔细进行研究。

最后，允许我重申，我们对刚刚成为裁谈会正式成员的五个国家表示欢迎，并愿意与他们诸位建立密切的工作与合作关系。它们在裁谈会的存在无疑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也确信，它们的分析和见解将有助于丰富会议的辩论并实现本多边谈判论坛的目标。

我赞成其他同事在这儿向加拿大的莫赫大使致告别词时所表示的赞誉和良好愿望。莫赫大使无疑给裁军谈判会议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见解和才智不止一次地为思想提供了食粮，为积极的前进步伐提供了基石。我们祝大使及其家人幸福。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芬兰代表马尔库·雷马大使发言。

雷马先生(芬兰)：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的 15 个成员国提请本会议注意以下评论。

欧洲联盟的成员国根据裁谈会扩大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尊敬的瑞士大使霍弗先生在其去年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加入了协商一致意见，同意有限扩大成员，包括五个新成员。正如特别协调员在这份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他是按照有关申请日期与地域分配的标准选择国家名单的。

欧洲联盟欢迎上星期作出的决定，认为这是正在进行的扩大裁谈会成员进程中前进了一步。我们期待与新成员——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进行

密切合作，以推动裁谈会开展实质性工作。

然而，欧洲联盟注意到，在裁谈会的五个新成员中，只有一个是欧洲联盟成员国。因此，上星期作出的决定意味着，在 1996 年 6 月 17 日第 CD/1406 号决定之后，欧洲联盟宣布的目标又一次没有实现。我想追述一下，欧洲联盟将继续不懈地作出努力，支持那些尚未成为裁谈会成员的欧洲联盟成员国进入裁谈会候选提名。我们因此要声明，这样一种有限扩大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它与我们众所周知的传统立场背道而驰。

在这一方面，必须指出，裁谈会并没有像一些特定的联合国论坛那样，根据地域集团来安排它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认为地域平衡并不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标准。

根据裁谈会 1997 年 6 月的议事规则第 2 条的规定，“将每隔一定时间对裁谈会成员资格进行审查”，芬兰代表欧洲联盟全体成员国正式声明：裁谈会的欧盟成员国同意上星期通过的有限扩大成员的决定，并将这项决定视为裁谈会向所有候选人进行的分阶段扩大成员进程中的一个中间步骤，并明确了解裁谈会仍在积极抓紧研究这一问题。欧洲联盟因此将全力支持早日重新任命一个扩大裁谈会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欧洲联盟自身将继续积极配合特别协调员的工作，以实现在这一方面的目标。

在结束发言之前，让我对莫赫大使及其家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感谢他的卓越合作。

主席：我感谢芬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日本代表林暘大使发言。

林先生(日本)：主席先生，鉴于这是我在你就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所以请允许我对你担任裁谈会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履行你的重要职务期间予以最充分的合作与支持。我还要对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的登卜里大使为就今年的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所做出的认真和不懈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我和前面的发言人一样，非常热烈地欢迎五个新成员加入裁谈会。我国代表团期待着与这五个新成员合作。我还要对即将离任的马克·莫赫大使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我今天要求发言，是要向裁谈会通报已于 7 月 27 日发表的东京核不扩散与裁军论坛的报告。

东京论坛最初是由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先生以及当时的外务相、现任首相小渊惠三先生于 1998 年 8 月提议设立的。他们在考虑到在推进核裁军与不扩散过程中我们今天所面

临的各种挑战，包括区域性和全球性挑战，特别是南亚核试验的挑战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一建议。

这一主张是，成立一个由知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共同研究制止核不扩散的消极趋势和加快核裁军进程的办法和手段，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具体建议。

这项任务被委托给日本的两个有从事裁军研究专长的独立研究所，即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广岛和平研究所，由它们为此目的设立了一个机构。它们作为秘书处的职责和工作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

20 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专家以他们个人的身份参加了这项活动。因此，这些成员所表达的观点不一定反映他们所属政府或组织的立场。

他们举行了四次会议，作为结果，他们于上个月在东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产生了这份报告。

应当指出的是，会议成员同意报告的主要方向，但并不赞成报告中的每个观点。

报告与建议是基于成员们对当前形势发展的分析及其对急需采取具体步骤以制止区域与全球安全方面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的共同关切而提出的。

报告由论坛的两主席，前大使松永信雄先生和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提交给小渊首相。

尽管日本政府只是在支持会议的组织工作上起了有限的作用，而且报告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它的立场，但它还是将报告及报告中所载的建议看作是对国际社会关于核裁军与不扩散的讨论的重要贡献。

日本政府在审议了这份报告以后，打算继续在核裁军问题上起关键作用，以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我想告知裁谈会成员，两主席于 8 月 4 日在纽约也向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交了这份报告。他的发言人据此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对所提出的建议表示赞赏，并希望国际社会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以减少并消除世界上的核武器。

东京论坛的工作已结束。日本政府衷心希望国际社会各级进一步审议并研究东京论坛的报告，将它作为如何推进裁军与不扩散问题的路线图。

我已要裁谈会秘书长彼德罗夫斯基先生将东京论坛报告的文本作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印发。报告全文还刊登在我们使团的主页上(<http://missions.itu.int/~japancd/>)。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南非代表汤姆·马克兰先生发言。

马克兰先生(南非)：我今天要求发言是想对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成为裁谈会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南非与这些国家有着极好的关系，期待着与他们在裁谈会中为寻求我们的共同目标进行合作。

我国代表团还要对瑞士的霍弗大使表示感谢和祝贺，他以扩充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得以认定并加强了这项一致意见的所有要素。1999年期间的每一位历任主席所作出的努力也必须得到承认。没有他们的尽职，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瘫痪局面的牺牲品，这种局面已经影响到今年的其他工作。主席先生，应该对你和你的前任为使我们的几位新同事进入圈内而尽责尽力表示祝贺。

我国代表团当然是一贯支持扩大裁谈会成员的决定的。自从我们自己于1996年与其他22个国家加入这个机构以来，南非就对包括裁谈会在内的所有多边论坛的民主化明确作出过承诺。我国代表团将继续为进一步扩充裁谈会成员而作出努力。我国政府宣称的政策就是每一个愿意为我们的重要工作作出贡献的国家都应当有机会做出贡献。南非认为，裁谈会成员的多少对于它受权达成协定的能力不会产生任何重要影响。达成协定的关键因素是政治意愿，而政治意愿已经成为所有自1996年以来加入裁谈会的新成员已经充分展示的用品。

我们不该试图混淆真正的问题，人为地将进一步扩大裁谈会成员与成功地解决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是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裁谈会面临的真正障碍上，以深思熟虑的和理智的方式加以解决，并着手就大家都同意的、需要我们优先考虑的谈判开始进行工作。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和其他人一样，祝愿莫赫大使在他的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莫赫大使对裁谈会工作所作出的知识性和实质性贡献以及他的友谊，将会深受我们想念。

主席：我感谢南非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乔杜里大使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你领导裁谈会的风范值得称颂，我们很高兴对你

表示赞赏。我们也要感谢你的尊敬的前任：登卜里大使所做的努力。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对马克·莫赫大使的离任表示惋惜，我们祝愿他和他的夫人简前程似锦。

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原因是要欢迎我们的五位新成员：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鉴于孟加拉国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极好的双边关系，这一事实体现在我们与它们各国在日内瓦的密切合作上，所以它们的加入使我们感到无比满意。我们向它们表示祝贺。此外，我们还相信，它们的加入不仅将丰富我们的讨论，还将有助于引导这一唯一的裁军谈判论坛更加接近它的目标。霍弗大使和你本人应当为你们做出的努力受到赞扬。

但是从目前来看，要想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达到我们的目的，看来其前景尚为遥远。事实上，这一前景正在日益变得暗淡。可悲的是我们陷入了僵局，这个难解的结看来一时不会很快解开。我们的进展步伐只会使蜗牛感到高兴。裁军谈判会议的无所作为会对世界其他地方发出不适当的信号。特别是在全球许多地方的局势正在恶化的时刻更是如此。显然，必须有前进的推动力。拟议中的将于明年初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可以成为起到鞭策作用的事件。大量证据已清楚地证明，除非在核裁军方面有明确表现，既有真正的努力，又有实际的效果，否则不扩散的宗旨将会受到严重破坏。那些关键国家负有额外的领路责任，以便使那些军事力量较小的国家不会觉得需要通过可能造成严重不稳定的手段来支撑他们的安全感。在这一方面，引用一句古老而智慧的格言：“以身作则胜于口头教诲”尤为适宜。如果核裁军谈判正在其他地方进行，那当然值得欢迎；但是，除非通过适当框架将国际社会的这个代表性论坛与进行中的进程紧密结合，否则，那些努力所要达到的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目标不可能达到。获取优势军事技术的道德行为的结果必定是更加严格的遏制。推进裁谈会工作也可帮助遏制一些个别局势，使得地区的爆发点或火焰不会演变成广泛衍生的战火。谢赫·哈西娜总理和她的政府坚定地承诺，孟加拉国将致力于维护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南亚。

然而，显而易见，像你，主席先生一样，你下面的继任主席，也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的工作已被安排好了，但是在这方面孟加拉国将始终提供积极合作。

主席：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赛女士发言。

赛女士（土耳其）：主席先生，由于我国代表团是第一次发言，所以我要代表我的大使和我们的代表团对你担任会议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你保证土耳其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

我今天要求发言也是为了对五位新成员表示欢迎。在上星期的全体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得到了土耳其代表团的热烈支持。新增加的五个国家，土耳其与它们均有着极好的关系，我们确信，它们将会对裁谈会的工作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土耳其期待着与它们进行建设性合作。同时，我还要对瑞士的霍弗大使作为该问题特别协调员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借此机会，我要重申我国对今后扩充裁谈会成员问题的立场。我们认为，应该记住两个假设。第一，裁谈会应当继续是一个行使其谈判军备控制与裁军职能的机构，这个机构中应采用协商一致的规则。第二，它应由数量有限的成员组成，并应反映国际系统中普遍接受的政治、经济与地理因素。现在，我们认为，裁谈会以其新的组成作为唯一的多国裁军论坛来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还要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的大使向尊敬的马克·莫赫大使道别，遗憾的是，我的大使由于其他约会，今天不能当面对莫赫大使表示他最良好的祝愿。我们祝愿他和他的家人未来幸福与成功。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代表佐雷大使发言。

佐雷先生（斯洛文尼亚）：先生，首先让我向你——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致敬，并祝贺你承担这一重任，同时衷心希望你的经验和充沛的精力将有助于你领导裁谈会在工作计划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便是在今年届会的这个后期阶段。

请允许我也对裁谈会上个星期作出的扩充五个成员的决定表示满意。我国代表团将此视为一个有希望的迹象，表明裁谈会可以朝着其成员组成普遍化的方向迈进，从而使得那些有此愿望的国家能够参加裁谈会的讨论。我向尊敬的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的代表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原因是要发布一个简短的通告。请允许我告知裁谈会的全体成员和观察员：今年7月29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国民议会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

一行动明确表明了斯洛文尼亚推行的加强国际安排与机制以防止核扩散并继续核裁军进程的一贯政策。

主席：我感谢斯洛文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纳齐尔·阿斯尔先生发言。

纳齐尔·阿斯尔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的大使，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要对你的前任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感谢。

上星期我们做出了接纳五名新成员加入裁军谈判会议的决定。我们热烈欢迎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成员。我们随时准备在未来工作中与新成员合作。

我发言是为了再次强调我们在扩大成员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我们了解普遍性的道理，但是人们不该忽视以下事实：扩充裁谈会成员与它的效率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裁军谈判会议需要成为一个谈判机构，它本身应该是一富有意义、能够有效履行其职能从而不辜负国际社会期望的组织。至于将来，扩充与效率的问题需要放在一起来看，并且要在仔细评估前一次扩充对裁谈会效率的影响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审议。总之，对这个问题的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是绝对必要的。此外，今后任何关于扩充成员的提议都必须符合扩充成员的总政策，而不是采取逐个处理的方式。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赞誉。今天我的发言人名单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现在发言吗？如果没有，我想在休会之前向你们谈一些想法，因为阿根廷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任期很快就要结束了。

在这八周时间里，四周是会议时间，四周是闭会期间，我和我的代表团召集过会议并进行过磋商，以便就裁谈会的工作计划和扩充成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曾非正式地与裁谈会内的各方考虑过解决我们面临问题的其他方法。我们在一种始终本着最大的谅解和最好的意愿去寻求共同价值观的气氛中发表了我们的观点，倾听了他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局限于仅仅讨论日内瓦能干些什么，我们动员了我们的一些代表在各个首都向有关政府转达了不仅

是裁谈会主席也是裁谈会本身提出的意见与要求。在这几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对关于工作计划的问题已走到哪一步有了清楚的了解。

同时，裁谈会解决了关于接纳特别协调员瑞士的埃尔温·霍弗大使在其报告中确定的五名新成员问题。关于扩充会议成员问题，我要再一次欢迎加入我们共同努力的五个代表团，它们是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我还要对做了出色工作的霍弗大使和提出使得决定得以通过的草案的美国的格雷大使表示感谢。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克服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困难的代表团，由于它们做出深受本主席赞赏的姿态，使得必要的协商一致成为可能。尽管我们前进了一步，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我们通过的这项决定特许接纳了五名新成员，它不会影响对早些时候、目前和将来提出的申请的考虑。裁谈会面前还有 21 个国家的申请仍然需要考虑。在这 21 份申请中，提出申请时间最长的几乎有 15 年，最近的是四个月以前提出的。根据议事规则第 2 条规定，正如今天上午许多代表团所回顾的那样，裁谈会必须间隔一定时间审议成员资格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成为未来工作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可以，我现在想就我们在裁谈会活动的实质性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我们认为，未来工作计划的纲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根据特别协调员的报告（CD/1299）和该报告所载的职权范围，重新成立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一项非歧视性的、多边的、国际范围的和可有效核查的禁止产生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先前几位会议主席，美国的格雷大使和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大使在决定草案 CD/1566 和 CD/1575 中都曾指出需要重新成立这一谈判委员会；21 国集团国家在其草案 CD/1570 中，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在其 CD/1586 号文件中也都曾提出过这一建议。此外，联合国大会第 53/77 I 号决议也强调了这一点；

重新成立特设委员会，以便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排进行谈判以达成协定。在我刚刚提到的裁谈会文件中同样也提出过重新成立这一委员会的建议；

重新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让他负责征求裁谈会成员关于处理有关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最适当办法的意见的任务，特别要考虑裁谈会之外发生的事件；

为“军备透明度”项目重新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以征求裁谈会成员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适当办法的意见；

重新任命若干特别协调员以考虑裁谈会议程、扩充其成员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办法等问题。

在磋商中，我还观察到越来越倾向于以下这种可能性，即在下一年届会期间，继续根据今年可能达成的一项平衡的和全面的工作计划进行裁谈会的工作。由于这届会议最后部分的三个星期已经过去，在裁谈会必须开始审议它将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之前，最多只剩下两、三个星期的时间了。我对今年还能完成多少实质性工作不抱幻想，即使我们马上核准工作计划的话。即使在下几周时间里能就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但我的印象是，除工作计划外裁谈会成员还应达成一项有关协议，据此，按照那份工作计划所开始的工作可以在下个届会一开始就得以恢复，并将继续进行到 2000 年结束。这项“亲善协定”应通过主席声明得以正式化，并应完全按照裁谈会议事规则执行。

现在谈谈其他两个可以编制出一份全面和平衡的工作计划的项目，即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在我的任期结束时，这两个项目还在等待做出决定。虽然裁谈会尚未找到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便于我们在这两个领域中寻求妥协的主要因素。允许我提醒你们，在我们工作的全过程中，特别是关于目前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与核裁军问题，政府的意愿是根本的。没有必要的政治意愿，裁谈会就不能继续朝着实现其崇高目标前进，这种情况我不想将其描绘为危机，而宁愿称其为偶然的僵局，它对任何组成本会议的国家来说都是无益的，我肯定它也无助于裁谈会本身的工作。在这两个方面，我认为上一任会议主席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萨拉赫·登卜里大使非正式提出的建议以及对这些建议的评论提供了极好的基础，便于我的继任主席澳大利亚的莱斯里·勒克大使继续以妥协的精神寻求解决办法。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便在 2000 年会议开始时，裁谈会能在今年已经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开始工作。

我要向勒克大使表示我的希望，希望在他任职期间能够取得进展，并且向他保证，他的所有活动都会得到阿根廷代表团的支持。请允许我向各区域集团的协调员，21 国集团的库纳迪大使、西方集团的西伯特大使、东欧集团的米赫涅维奇先生以及中国的李大使表示感谢。你们在我任职期间都给过我支持，并给过我希望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的良好祝愿。我还必须感谢秘书长弗拉蒂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和副秘书长阿卜杜勒·卡德尔·本斯梅尔所提供的所有支持；我要感谢秘书处的所有成员和口译员，他们的高效率工作为我们的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我要感谢你们大家，尊敬的同事们，感谢你们的耐心，你们的理解和你们

的合作。

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1999 年 8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中午 12 时 15 分散会。